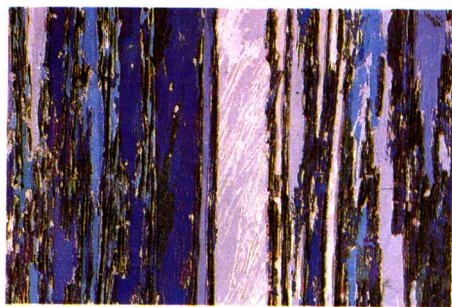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当代 小说精选

1 9 4 5 — 1 9 9 0

郭 枫等编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台湾当代 小说精选

1 9 4 5—4 9 9 0

郭 枫等编

3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目 次

杨青矗(一九四〇——)	
低等人.....	1
钟铁民(一九四一——)	
竹丛下的人家	19
约克夏的黄昏	29
陈恒嘉(一九四四——)	
一场肮脏的战争	42
王 拓(一九四四——)	
吊人树.....	60
季 季(一九四五——)	
鸡	76
李永平(一九四六——)	
日头雨.....	98
陈雨航(一九四九——)	
去白鸡彼日	113
洪璽夫(一九四九——一九八二)	
吾土.....	132
黄 凡(一九五〇——)	
大时代.....	159
袁琼琼(一九五〇——)	
自己的天空	191

林双不(一九五〇——)

小喇叭手 206

黄素小编年 245

东 年(一九五〇——)

酒吧..... 251

古蒙仁(一九五一——)

盆中鳖..... 265

低等人

杨青矗

蟾蜍皮的老废仔——癞蛤蟆老头——董粗树，并不是他老不羞想吃天鹅肉而被称为蟾蜍——癞蛤蟆的，而是他的皮肤真像蟾蜍皮。也许是经年与垃圾混在一起，皮肤与垃圾的脏起了什么化学作用吧？一粒一粒大豆大的蟾蜍疣，粗糙不平。肤色混混沌沌，黑锈黑锈，永远洗不干净似的；可能是垃圾脏色的渗透。乍看会给人惊觉他的皮肤是蟾蜍皮移植过来的。他瘦瘦的，两颊凹成两个瘪瘪的干窟，老花眼飞进了垃圾尘灰似的，老是睁不开地眯成一条缝，缝中的黑瞳快要被白翳网尽了；白雾白雾，愣愣无神。拖垃圾形成的职业体格，走起路来鸡胸向前倾，屁股向后翘。两只内撇的弯弓脚使两膝中形成橄榄型的空间。一步一蹒跚，宛如一只跳不快的老蟾蜍——癞蛤蟆。

粗树伯在宏兴新村拖垃圾，宏兴新村是宏兴公司的员工宿舍，拥有两千多户的住宅。四周围一道高高的砖墙，墙上插有玻璃碎片。社区内有公司的俱乐部、电影院和各种球场等等的娱乐设施。粗树伯每天像老牛拖车，拖着垃圾车在围墙内打转，挨户清除每家门口的垃圾箱。宏兴公司的员工和住宿舍的眷属们一两万人，差不多每人都认识一个拖垃圾的蟾蜍皮的老废仔——癞蛤蟆老头。

粗树伯常向人说：公司有万余个员工，最高职位的是董事长，总经理，各厂厂长等高等人；最低职位的是他董粗树一个。教养好的人看到他都会捂着鼻子闪过垃圾车快步走开。他自认是最下贱

的低等人，只高乞丐一级，甚至是宏兴公司的乞丐，拖着一车垃圾挨家挨户清扒垃圾箱，并向人求乞——唤人家拿垃圾出来倒进车里。

低等是低等，他很乐意他的差事，在宏兴公司拖垃圾，一拖拖了三十年，三十年来虽然赚钱很少，生活穷困，日子过得倒很快乐，父子俩平平安安的没有生过大病，可能是老天疼惹人吧？老父九十二岁了还很健康。唯一嗟叹的就是未能升正工。三十年了！三十年了，宏兴公司年资比他老的早都退休了。但他是临时工，年资没有用，有一百年的年资也是临时的，不像正工到了退休年龄时，拿年资来算退休金的基数，临时工没有退休制度。

粗树伯家住距离宏兴公司十多公里的乡村，他家邻近的两三个村庄在宏兴公司的工厂工作的有六七十人，宏兴公司每天有交通车接送上下班。但公司不发乘车证给临时工，他没有资格乘交通车。其实，其他没有乘车证的临时工，也与正工们一样乘交通车上下班。偶尔查票员上车查票时，向他求求情。查票员大多能通融过去。但粗树伯不敢乘交通车，遇到查票员查票时，他无言可对，眯着白雾的老花眼尴尬地笑了笑，自动下车步行回家。最使他难堪的是他一上车，就有人捂住鼻子，他坐的座位周围的几个位置，没有人愿意坐，大家宁愿跑离他较远的地方去站着。他知道身上发出的垃圾臭味给人难受。整天跟垃圾混在一起，没有办法不沾上臭味。他的衣着也是独特的，穿的是人家不要的破旧衣服，不是没有领子，就是没有袖子，不是人家给的，就是从垃圾箱捡来的。头戴一顶破斗笠，加上黑锈黑锈的蟾蜍皮，车里就有人向外吐痰。

除了刮大风，下大雨没有办法走路，硬着头皮乘交通车之外，平时他都走路上下班，他不会骑脚踏车，年轻时想学骑，那时脚踏车贵，家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钱好买来学。等到脚踏车便宜后，年纪已经大了，骨头柴硬，学了几次都学不会，慢慢失去了学骑的

兴趣。

每天上班走两点又十分钟的路，下班多挑一些从宿舍树林捡来的干树枝回去做柴火，或是字纸破布、瓶瓶罐罐回去换三四块烟钱，多走五分钟。三十年来同他们乘交通车的员工先生们一样过日子，也不会走少了一只腿或是把脚走短了。

粗树伯没有结过婚，乡下人没有一垄一犁的种植之地，且生性迟钝，缺乏赚钱的才能，年轻时跟他父亲做散工度日子，那时托媒人说亲，都未能成功。三十二岁那年母亲患胃出血逝世，埋葬费使他和父亲背上了一笔债，三十五岁进入宏兴公司做临时工拖垃圾，三年后他父亲年老眼瞎无法谋生，他以临时工微薄的收入奉养和摊还埋葬母亲积下的债。这段时间有人介绍一个寡妇给他。寡妇带有一个男孩，同居了两个月，嫌日子过的穷苦，带着男孩下堂求去。之后，年纪渐入中年，再也没有结婚的机会。

天还没有亮，粗树伯就起床。十几年前没有表，他都以鸡啼来估量起床的时间，现在手腕挂着表，醒起来时看看表，都在三点五十分左右，极差也差不了五分钟。得到表是他一生中罕有的得意事。那次大清扫被派到副厂长家里工作，在清扫废物堆时扫到了一只表，外壳和表带白闪闪的，表面有点发黄，表针停着不动。他拿到副厂长太太的面前要还她。

“那个表一两年不用了。上发条的，他们都喜欢自动的，丢掉了。”副厂长太太说。

“丢掉不如给我。”

“好吧，你要就拿去，修一修还可以用。”副厂长太太拿出二十元递给他：“今天你来忙了一整天，二十块钱拿去请人修表罢。”

他拿到钟表店去，修表的师傅说：这只表是世界名表，没有坏，洗一洗就可以了。

不愧是世界名表，他挂了十几年只再洗过一次外，从来没有坏过，时间又准得很。碰到人家谈起表的事，他就得意地叙述他这只表的光荣来历。

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洗米煮早饭，柴火是拖垃圾顺便捡回来的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买过柴火，光这一点拖垃圾的工作就使他满意，一直留恋着不想另找较好的工作。

利用烧饭的时间，洗他自己和他九十二岁老父的衣服。晾好衣服之后，吃过早饭，装好便当已经四点半了。准备好他父亲午饭和晚饭要煮的米和柴火。好给老人家摸着煮。老人家虽然已经老得到了神智模糊的地步了，摸着煮父子两人的简单的饭，却没有差错过。

四点四十五分粗树伯拿扁担挑着一个捡破烂用的麻袋，开始步行两个钟头的路程上班，路途迢迢，时间估量好好的，在路上不能有所怠慢，否则就迟到。他早上加一个小时的班，七点前必须赶到公司的宿舍。

常有人向粗树伯说：

“粗树伯啊，你每天走路到宏兴公司当拖垃圾的临时工，赚个二十出头，实在讲，不够来回两趟走四个多小时路的工钱，公司有交通车接送，你怎么不搭车呢？”

“我喜欢用走的，早晨四点多钟开始走，运动运动。你看我从来没有生过病，偶有感冒，喝一碗热粥，蒙住被发发汗就好了。这就是我走路多，运动够，筋骨壮的缘故。”

粗树伯从来不向人诉苦，好多人说他很可怜，六十五岁，无妻无子，还要养一个九十多岁的瞎眼老父。每天又走那么远的地方去拖垃圾。

“有什么可怜的，做人本来就要做，别人不做的拖垃圾工作我来做，一天二十来元我们父子俩能够过活就好了。赚那么多钱还

不是花掉。”

粗树伯从未觉得自己可怜。他常想：若不是我董粗树，换个年轻的谁能一天走四个钟头的路上下班呢？他甚至担忧有一天他拖不动垃圾，公司能否雇到一位同他一样的低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；时代进步了，宏兴公司新进工人最低程度也有高中毕业，近年来已没有人在穿补过的衣服了——除了我董粗树之外。年轻人有的连田都不乐意种了，谁愿意拖垃圾呢。

粗树伯走到宿舍大门口时，一辆市政府卫生局的垃圾车叮叮咣咣，叮叮咣咣飞驰而过。他驻足看它转过弯，羡慕地自语：“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乘汽车工作的汽车阶级。”

半个月前的一个早晨他拖到总工程师家门口清除的垃圾箱，总工程师刚刚起床，穿着睡衣在外面散步，好奇走过来问粗树伯：

“你年纪这么大了拖垃圾拖得动吗？”

“还，还可以。总工程师。”

“时代进步了，垃圾用手拖已经是落伍了。”

“是……是！”粗树伯心脏狂跳，脸色发白，总工程师一说落伍，他担忧必被解雇。

“等一下上班，我下令你们主管申请购买一部加盖的垃圾汽车，等垃圾汽车交货后把垃圾箱统统打掉，每户发一个垃圾桶，每天车子巡回经过时，每家自动拿出来倒，到时你就随车工作，不用再辛辛苦苦地拖了。”

粗树伯暗自高兴，等交了车就站在汽车上的车盖旁边喊人家倒垃圾就可以了。车上的音乐叮叮咣咣，站在上面多神气，我董粗树不也是坐汽车工作的汽车阶级了吗？

他时时在盼望交车的日子快一点到。

粗树伯进入工寮，放好便当拖出垃圾车把车绳背上肩，双手拉着车辆步入宿舍的道路，开始今天的工作了。

垃圾车继续昨天清除好的下一个箱子拖下去。第一家停在姓刘的职员宿舍的门口。他拿着铁耙子和畚箕走到屋前的垃圾箱旁，打开盖子，把垃圾扒进畚箕里，当铁耙往上翻时，轰！一堆血淋淋的卫生纸像万道红剑光乍然出现！

“今天第一家就扒到女人的红剑光，可能会有霉运来临。”他自语。

奇怪！刘太太的月信并不是今天来的，何以他家的垃圾箱会有红剑光？他驻足想了好久，才想出可能是刘太太读国中的大女儿第一次来潮。那个小丫头也成人了！真快！他记得她出生时，胞衣还是叫他拿去埋的。刘太太很大方，红包包了四十元。仿佛经过没几年，小丫头就会吐红剑光了。我是老了！我是老了！他赶快把垃圾车拖离刘家。

三十年来凡扒到有红剑光的垃圾箱就觉得那家不干净，充满晦气。但是每天总会那么规律地扒到几个吐红剑光的箱子。日子一久，哪家的太太哪一天吐红剑光，只要是她习惯把血淋淋的卫生纸丢进垃圾箱，粗树伯都能背出日期来。前些年，太太们生孩子胞衣都请他拿去埋，每月多多少少有几包埋胞衣的红包可赚。这几年来，生孩子都跑到妇产科生，再也没有红包可赚了。他常想，如果每个把红剑光的卫生纸丢进垃圾箱的太太，都能意思意思，包个小红包压在垃圾箱的盖子下，给他扒垃圾的压压晦气，那他每月必能多出一份可观的收入。

……车子拖到第二家姓黄的，黄太太喜欢打牌，整日不在家，先生出差时她就自由了，孩子中午放学回家，不但没有饭吃，连门还锁着。第三家的吴太太是标准的太太，家事完全自己操作，前院的花木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后院的草皮从没让杂草长起来。可是人啰嗦的很，垃圾箱没有清理干净时，就挨她骂。第四家的黄太太擅于管丈夫，黄先生生性风流，常瞒着太太到舞厅跳舞。有一次早晨

上班时顺便递出一双高级皮鞋藏在垃圾箱里，预备晚饭后穿拖鞋出来假装散步，再躲到垃圾箱边换鞋子，好溜上舞厅跳舞。结果被粗树伯清垃圾箱把它清掉了，黄先生说：他那双鞋子五百多块买的，刚穿过一次，不注意扫进垃圾箱，粗树伯贪心，清垃圾箱清到不拿出来还，要粗树伯赔。从此宿舍区的人把粗树伯看成一只贪心的老蟾蜍，有的一只破脸盆丢了也要赖粗树伯清垃圾箱时顺手牵牛。

粗树伯拖到路尾时，环境管理班的领班从路口迎上来问：

“粗树，昨天课长要你今天早上把应拖的垃圾拖完，下午帮忙扫路，整理环境，明天有人来参观宿舍区，你不是答应他了吗？现在快十一点了，才拖到这里！”

“我只是给他说的是，我没有答应他呀！一天清除多少箱子那是一定的，怎么能把一天的工作在半天内做完呢？”

“你做不出来就不要说是是，既然说出来了就得做出来。”

“课长年纪轻，火气大，下命令像机关枪，卡卡卡一直说下去，不容人家回嘴。我也不敢回嘴。”

“他向你说：董粗树我干你娘，你也只会回答：是，课长！你干我娘？”

粗树伯不理他，兀自拖着垃圾车往前走。

他把车拖进甲级宿舍区，甲级宿舍都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厂长、副厂长……等大头人物住的。这个地方豪华宁静，出入的人都以轿车代步。粗树伯每次拖进高级宿舍，就能听到几次打麻将的高贵声音。这些高贵的太太们，家事有下人料理，无所事事，不得不靠打牌过日子。

甲级宿舍区的垃圾箱，内容比较丰富。粗树伯能在里面捡到可穿的衣服，还有可换钱的东西。那些人家有的是钱，小孩子的玩具，小三轮车等，不玩了就往垃圾箱里扔。还有旧报纸、旧簿子、旧

书，他们嫌麻烦，不载出去换那么锱铢几块钱，外面的收破烂又不能进入宿舍区来收，他们干脆整捆整捆地把它丢进垃圾箱里；粗树伯一清理到高级宿舍区时，多多少少总有些收获。

十一点半，粗树伯把垃圾车拖回休息的工寮，烈日炎炎，他喘着把车子拖到工寮边的树荫下，脱下斗笠来拍风乘凉，装破烂的麻袋，装的鼓鼓的，他把斗笠吊在手把上，双手把麻袋包提下车。

“董粗树！这么早你就休息了。工作不认真做只顾把你的麻袋装满。昨天叫你把一天的工作半天内赶完，你还是照样慢慢吞吞。明天不要来上班啦！”

课长声如惊雷轰着他，他才发现课长站在工寮的门前，颤抖着眯着小缝眼看课长。

“是，是……”他慌张地拖起身边的垃圾车走向宿舍区。

……明天不要来上班！明天不要来上班！粗树伯心酸地低着头，蹒跚地拖着垃圾车，他不了解现在他拖着车要出来做什么。正工有保障，他就不敢这样子赶了。粗树伯觉得这个年轻的新课长视他如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老废物。以前那个老课长就仁慈多了，曾向他说：

“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能拖得动垃圾吗？早晨天气凉快，工作认真一点，十一点半可以休息吃午饭了，不要拖到十二点下班，那么大的太阳。”

同样十一点半休息，老的可以你新的就不可以。粗树伯心里嘀咕着。三十年前我来宿舍区拖垃圾你还没出生，现在竟赶起我来了！

三十年前这位新课长的父亲是第一厂的技工。粗树伯每天拖垃圾经过他家门口时，他的母亲挺着肚子在院子里洗衣服。他出生那一天早上，他母亲照样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忽然肚子里的孩子动了几下，竟把一只脚伸出母亲的体外来，继之另一只也伸了出来，

还没有生过孩子的年轻母亲意会到可能孩子要出生了，慌张地站起来想奔进屋里，哗啦！羊水和孩子的身体泻了出来。孩子的头吊在妈妈的肚子里还没下来，整个身子在母亲的两股间晃荡晃荡的。

“拖拉圾的！拖拉圾的！”

粗树伯听到女人的急叫，奔进院子里，年轻女人双手按着肚子挣扎，婴孩赤露露地吊在裙子中间晃荡。

“我不知怎样，肚子也没有痛孩子就掉下来了。”年轻女人显得不知所措：“你到隔壁给我叫金太太来，再去宿舍外替我叫个助产士，顺道跑进第一厂叫我先生回来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”

喊来了金太太，年轻女人还没走进屋里，婴儿掉在玄关上哇哇哭！

那时，他的父母包一包不算少的红包酬谢粗树伯的帮忙。

人家说：脚先出来，倒踏莲花出生的人比较聪明。三十年来粗树伯经常拖着垃圾经过他家，看他出生，看他哇哇哭、吃乳，看他呀呀学语、摇摇学步。看他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级一级读上去。看他进工厂来，看他升为课长，现在看到他调到自己的课来赶他：“明天不要来上班啦！”

你赶你的，我明天照样来上班。粗树伯回头看看，年轻的新课长已经走了。他又把垃圾车拖回工寮休息。同样是三十年，他由出生长大，大学毕业后进厂五年就升为课长，而自己呢？三十年前拖拉圾，三十年后照样拖拉圾。粗树伯拿下头上的斗笠一扇一扇地叹息着。

“近来运气不好，常挨上面骂。看样子以后还会更晦气；今天头一个箱子就扒到第一次吐出的红剑光。干伊娘咧！”粗树伯步入工寮拿出饭盒和筷子预备要吃中饭了。

五月底，粗树伯接到人事室的解雇通知，他到七月中旬年满六十五岁。按公司规定，一般正式工人年满五十五岁即可申请退休，

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岁。临时工没有退休制度，最高不得超过六十五岁。

“公司不要我了？”粗树伯拿着通知单不觉茫然：“我真的老了吗？不适合于工作了？”仿佛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站在垃圾箱边出神地眺望远方；蓝天向远处的宿舍的围墙弯垂下去，云絮浮游。两行干涩的泪，慢慢滴在粗糙的蟾蜍疣皮的脸上滚动。

“粗树、粗树。”

粗树伯发现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是族弟董明山。

“粗树，你手上拿的单子是不是退休通知，我昨天也接到退休通知。”

“临时工哪有什么退休不退休，是一张赶人走的条子。你们正工好，可领十几万退休金。”

“我刚满五十五，还可以申请再干五年。”

“你慢我十年进厂，运气好，只干一年临时的就升正工。像我干了三十年，还是临时工。”

“你进厂后，应该转调到工场去学技工的工作，顶慢十年八年也有升的机会。”

“唉！没有人事，也没有背景，叫谁调呢？一生就这样完蛋了。我如果也有退休金可拿那多好，只要有你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，廿年前我们老课长曾为我写签呈要报升正工，但组长不准，他批拖垃圾的采用临时工就可以了。我的命运在组长的笔尖下划了几个字就定死了，一辈子没有翻身的机会。”粗树伯脚酸手软，不想再拖到别的箱子去清除了。

“总工程师再一年就满廿五年，年纪虽然还轻，但再过一年就可申请退休了，明年就可拿五十多万的退休金，但他已辞职不干了，八月底离职到新加坡一家新建的工厂当厂长。人家五十多万快到手都不想要了，你就像总工程师一样罢，不拿他一毛钱就离

职。”

“人家总工程师一个月薪水一万多块，我一天只廿几块；他是自己不要干，我是人家不再给我干，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”

“谁叫你出生时不摸摸大门圈的人家再进去投胎。如果你小时候是有钱人家的子弟，多培养你读几年书，现在不一定也是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“说那么远干什么。廿年前我们老课长给我报升的签呈我们组长如果肯签一个准字，那么我后半辈子的生活就很好过了，现在也有退休金可拿！”粗树伯咬牙切齿，恨死了那个组长。

“算了，他们再好也是过一生，我们再坏也是过一生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你董粗树拖垃圾是为宏兴公司服务，他们什么长什么长也是为宏兴公司服务。”

“人家出门坐轿车，在办公厅里大多是看报纸‘哈’烧茶，偶尔才看看公事动动笔尖。像我呢？工作起来就是全身总动员，也整天都在工作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你和总工程师一样伟大！”

“说实在话，公司里那些什么长的工作，叫我们来做，我们当然是做不来，不过我拖垃圾的工作叫他们来做，他们也一样不会做，其实是各有所长。但像我这种低等人所做的是人家不愿做的，拿的钱也是最低的价钱。”

“你不会做是你不会做。假如总经理或是厂长来让我做，我自信能做得起；有那种地位就有那种知识，了不起多请一两位专家来当秘书。”

“你少吹些好不好？”粗树一向看不惯董明山那种蛮有信心的神态。

“不是吹，问题是你有没有那种命，人家给不给你而已。不要把公司那些大头人物看得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他们的命好而已。你

董粗树如在卅年前到宏兴公司来，不要你拖垃圾，让你在总经理身边倒茶整理公事，三年后让你帮总经理盖章处理一些不要紧的事项。再三年后让你跟总经理学做总经理，不要八年你也是挑得起大梁的大人物。皇帝的头胎儿子，一出生就注定他是未来的皇帝；瞎眼乞丐的小孩注定要牵着他的瞎眼老爹到处叫化；你要当皇帝，问题在于你出生时，是不是从皇后娘娘的肚子里第一个跑出来。”

“虽然如此，但个人的奋斗也有关，不也有很多白手成家的人？我们没才能所以无法跳上天。”

“这是他出生的种子是大树的种子。不然小草怎么奋斗也无法成大树，因为它先天的种子就注定它是小草。所以说你董粗树清除一个垃圾箱，跟他总工程师建造一座工场有同样的价值。他做他的工，你做你的工，同样做工求生，一律平等。全宏兴公司万余个员工，我认为你董粗树最伟大。一天上下班走四个多小时的路，来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，而且只赚个廿来元。”

“好了，你有一批退休金到手了，少笑弄我，我才不听你的。”

“没有退休金有什么关系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年纪大了同样再没有多久好活。”

董明山走后，粗树伯好像得到一些安慰，心胸舒坦了些。村子里和宏兴公司只有董明山看重粗树伯，他人又重义气，常常接济粗树父子俩。

下班后粗树伯为要多赚几个钱，报加一点半钟的加班。加完班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。没有日头走起路来比较凉快。路途遥远，两个多钟头的路程走到半路天就黑了。今天接到解雇通知，步伐凝重，人也困乏。还有一个半钟头的路，他提不起精神再走了，在客运的候车亭歇息了一会儿，客运车来时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半递给车掌，搭车回去。

回到家他父亲在厨房摸着把饭菜捧上小桌，粗树伯打水在屋

外盥洗，他坐在小凳子上双脚伸在水盆里出神。

屋里五烛光的小黄灯泡亮着昏暗的光，老人坐在破板钉成的小桌前等他的儿子进来吃饭。

“粗树啊！怎么洗那么久呢？快来吃饭啊！”

“我不吃，你先吃罢。”

“敢是身体不舒服，上药房买两颗药吃吃看。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吃饭呢？”

“吃不下。”

“多多少少吃一点吧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粗树伯伯怕他父亲起了什么猜测，匆匆站起来进入厨房端饭上桌边坐下。

老人听到儿子端好了饭，摸起筷子捧上饭来扒。

粗树挟了一口饭送进嘴里嚼着，白雾的眼睛愣愣地注视着父亲。老人眼凹颊凹，缺乏牙齿的嘴巴瘪瘪歪歪地磨嚼着饭。皱纹一沟一沟满脸纵横。瞎眼微合，筷子要挟菜时，先往菜碗里轻轻点了两下，试探着是否啄了上菜。菜很省，一碗饭一小块拇指大的冰鱼就吃完了。没有买菜时，搅些盐，喝两口隔天的咸汤也吃饱一顿饭。

粗树伯担忧他被解雇后，无以养活他的父亲。九十多岁的老人家，一生从未有过富裕的一天。儿子又没出息，几十年来拖垃圾赚的临时工的钱，只能维持过着穷困的日子。儿子六十五岁了，也年老了，且无一子半媳可依靠。

老人吃饱饭后，又回到他的床上躺着。粗树一碗饭只扒了两口，他把它倒进饭锅里，预备明早掺进稀饭里煮。

六月二十日是宏兴公司成立纪念日。按惯例这天早晨举行庆